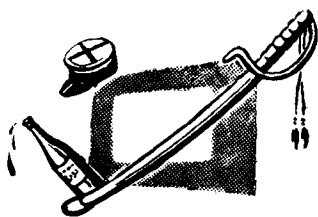


大 演 习

雷納·克萊爾著

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大 演 习

(法国) 雷納·克莱尔著

段 薇 杰 译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 9 5 6 • 北 京

大 演 习

雷納·克萊爾 著

段 薇 杰 譯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$3\frac{5}{8}$ • 字数72,000

1956年11月第1版

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定價(7)0.32元

統一書号：10061·3

統一書号: 10061·3

定 价: 0.32 元

(为便于阅读起见，剧本中的“*”号表示影片中画面的变换，“#”号表示一段时间的过程。)

某一騎兵营房的庭院

*黎明时候。天空晴朗。騎兵营房的庭院里响起了起床号音。

內地省份的一条街道

*一条灰暗的街，街端，两个修道女领着一排穿黑色衣服的小女孩走过。教堂的鐘声响着。近处，一所屋子的門打开了，一位穿着1914年以前的騎兵中尉制服的青年人（亞尔芒·德·拉·魏尔納）走了出來。当中尉走过这所屋子底層的一扇窗口时，窗子打开了，一只赤裸的、女人的手臂將一柄遺忘了的軍刀遞給了他。亞尔芒吻着那个看不見的女人的手。

孤女們放慢了脚步，瞧着这场清晨的告别。两个修道女呼唤着这羣孤女，要她們遵守秩序。亞尔芒跑步走开。街角上出現了一个兵士。亞尔芒放慢了脚步。兵士向他敬礼。他答礼之后，繼續跑去。

营房的庭院

*在营房的庭院里，剛响完起床号音。

一所屋子的正面

★ 亞尔芒跑到一所屋子前面，走了進去。当他走过时，另一位中尉（費力克司·列霍）攔住了他。

費力克司：你知道已經几点啦？

亞尔芒：兩分鐘以內我就会准备好。

亞尔芒开始上楼。

費力克司：你倒想得好！

亞尔芒走了回來。

亞尔芒：你說什么？

費力克司：她在楼上！

亞尔芒：誰呀？

費力克司：就是昨晚你跟她约会好的那位唄。

亞尔芒：我？……是嗎？……我簡直忘了！你怎么跟她說的呢？

費力克司：我跟她說……

他走开了。亞尔芒奔向樓梯，很快地往楼上跑……

★ 到了第二層的樓梯口上，他停了下來，整理了一下他的仪容，于是，推开房門。

亞尔芒的房間

★ 進了房間，亞尔芒極力裝出驚訝的样子。

亞尔芒：怎么啦？啊！親愛的！真是再也沒有想到！……是你！真的是你！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……（床上坐着一個少婦——茜賽拉·蒙內，她戴着帽子，罩着面紗，身旁放有幾只提箱。亞尔芒想去擁抱她。她把他推開了）

亞尔芒：你是什么时候到的？（茜賽拉不作搭理）你該不會昨晚就到了这里吧？（假裝生气的样子）偏偏昨晚碰上了一樁鬼差事！我答应了給一个同事帮忙……我要是早知道……（沮丧的样子）咳！（溫柔地）你怎么不預先通知我呢？

茜賽拉：（冷冷地）您沒有接到我的信嗎？……

亞尔芒：呀，我馬上得走！你可知道，今天早晨我們營里要演習集合式、分列式，演奏軍乐……人家在营房里等我。

他走進了通向臥室的盥洗間里去。茜賽拉走到通向過道的門边。她把門鎖上，將鑰匙拿在手里。

茜賽拉：您真沒有收到我的信？

亞尔芒：（走出來）唉！要是我收到了你的信……你想……（他又走進了盥洗間）……一整夜跟你在一塊兒……那該多美啊……（當亞尔芒還在里面繼續說話的時候，茜賽拉走到了抽屜櫃边）你動身以前是怎麼說的？你不是說乘早車來的嗎？你真聰明！（亞尔芒換上了軍制服，走出盥洗間來）……听我說！今晚从軍營出來之後，我就留在这里再也不走了，我一定等你……可是現在（微笑着），法蘭西在召喚我！

他想開門，但是開不開。他猜疑地轉向茜賽拉。

茜賽拉：（揭去面紗）我等了您一整夜。法蘭西總可以等您幾分鐘。

亞尔芒：幾分鐘？

茜賽拉：好回答我的問題……您沒有收到我的信？

亞尔芒：我再跟你說一遍，要是我收到了你的信……

茜賽拉：信不就在这个抽屜里！（她打開櫃子的一個抽屜，那里有一扎信，她指着她寫的那一封）信就在这里……還已經拆開

过……

亞尔芒：（囁嚅地）親愛的，我會跟你說清楚的……但不是現在……請你今晚再來。

茜賽拉走到窗前，推開窗子，把一件什麼東西扔出去了。

茜賽拉：你現在就跟我說清楚！

亞尔芒：你把什麼東西扔到窗外去了？

茜賽拉：鑰匙。

亞尔芒跑向窗口，非常莊嚴地喊叫：

亞尔芒：喂！騎兵！

街 上

* 一個騎兵：中尉？

亞尔芒：請替我找一找，有一片鑰匙掉下去了……

騎兵：在哪兒，中尉？

亞尔芒：我不知道……請你找吧！

亞尔芒的房間

* 亞尔芒轉向茜賽拉。他恢復了鎮靜。

亞尔芒：你看，發一頓脾氣……全城的人都會知道的……我倒是替你的名譽着想！

賽茜拉：（生氣地）我的名譽？把我的信混在這些信一起……（她話還沒說完，就掏空了抽屜，把一扎扎的信都擲向空中）亞尔芒·德·拉·魏爾納先生……亞尔芒·德·拉·魏爾納先生……依弗娜，蘿色，戴萊絲，連字都寫錯了昵……俄玳特……又是一個俄玳特！

亞尔芒：（很庄重地）親爱的朋友……（远处的号音）。听见嗎？我的騎兵們已經上了馬。

茜赛拉：这就是你的答复嗎？

亞尔芒：我今晚答复你。（溫柔地）你回头再來的時候，咱們还是在这里……

茜赛拉：不用了！咱們之間没有什么可說的啦。

亞尔芒：茜赛拉！

茜赛拉：（向門口走去）再見！

这一回，輪到她扭不开門柄了。她頓足發怒。亞尔芒走到她身边，跪下。

亞尔芒：（溫柔地）親爱的，我一跟你說明白以后……

一个騎兵的声音：中尉，您的鑰匙找到了！

亞尔芒跑向窗口……

井

* 一刻以后，騎兵团在大街上行進……

* ……若無其事的德·拉·魏尔納……

* ……走在他的騎兵們前面。軍号的吹奏像是把全城都吹醒了。在乐隊經過時……

* 許多孩子穿过公園跑來……

* 一个学校的院子里，許多小女孩抛开了她們的遊戲，來看走过的騎兵隊。

* 一个洗衣坊里，熨衣服的女工們都放下了她們的活計。

* 在人行道上，一个少女（路茜）向騎兵們微笑着，她的父親制止了她。

* 軍乐声傳進了一所教堂，那兒有一个少妇在憂郁地嘆息，溫情地回憶……

* 但是騎兵的行列似乎並不使男子們感到興趣。在一個咖啡店的露天客座上，一位正在看報的顧客（羅朵夫·查爾第耶）只把視線稍稍移轉了一下。

* 另一個相貌嚴肅的青年男子（維克多·杜威歇）關上了他那辦公室的窗子。我們的鏡頭跟隨着他進到屋裡……

杜威歇的辦公室

* ……裡面有一個女人正在打電話，旁邊還有一個女人手裡拿着另一條線的耳機。她們是維克多的妹妹們：朱麗葉特·杜威歇和珍尼·杜威歇。

朱麗葉特：（向話機）是的……哥哥已經把窗關上了，我聽得清楚些了……哥哥嗎？是的。（她轉向杜威歇）我們的會長問你，你參加不參加紅十字會的晚會？

杜威歇：（支吾其詞地）我還不知道。

朱麗葉特：（向電話）他一定來！（珍尼·杜威歇向姐姐以手示意）我妹妹問，德·拉·魏爾納中尉是不是還和那個歌女搞得很好？

上校家裡

* 紅十字會會長，即上校的夫人（為簡便起見，我們就稱她為上校夫人），在自己房間里的電話機前面。

上校夫人：我來問問上校看。（她叫着）渥利維！德·拉·魏爾納中尉是戴萊絲小姐的男朋友嗎？

* 上校在自己的辦公室里，他的傳令兵正在替他修鬍子。

上校：我可管不着德·拉·魏爾納的這些風流帳！（向傳令兵）你認識她嗎，這個什麼戴萊絲？

一間旅館的房間里

* 歌女戴萊絲脫去了外衣，躺在零亂的床上。她在讀着一首她在學唱的歌子。她低聲唱着。軍樂聲打斷了她的吟唱。

一個服裝鮮艷、像是“女戲子”那類人物的少婦（愛米蓮）坐在床邊。戴萊絲跑向開着的窗前，停下來，望着街上。愛米蓮走近她的身后。

愛米蓮：你老是想著你的中尉嗎？

戴萊絲：只有在那些多情的歌曲里人家才說“老是”呢……

亞爾芒的房間里

* 亞爾芒的傳令兵和費力克司的傳令兵坐在床上。一個在擦皮靴，另一個在收拾茜賽拉·蒙內扔在地上的那些信。

費力克司的傳令兵：（指著一扎信）這些信呢？

亞爾芒的傳令兵：噓！……這，這可是一位姑娘！我原來以為他會跟她結婚的呢！

費力克司的傳令兵：以後呢？

亞爾芒的傳令兵：以後？以後他就認識了茜賽拉！（他拿起那扎信）啊，不！這是列昂狄娜。（他拿起另一扎信）這才是茜賽拉！

費力克司的傳令兵：那麼，那位姑娘呢？

亞爾芒的傳令兵：（保密似地）那是州長的小姐……

費力克司的傳令兵：就是快要結婚的那個嗎？

州長公署的一間房間里

* 一个少女(亞丽色)正在試着一件結婚礼服。軍乐声从开着的窗口涌進了房間。亞丽色走近窗口。跪在地下的女裁縫手里还捧着礼服的長裾。因为亞丽色只顧朝窗口走去，白色的長裾就繃緊起來，絆住了她。

蒙內家里

* 当茜賽拉·蒙內(后面跟着她的丈夫和一个拿着行李的馬車夫)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，騎兵团正从窗下經過。在丈夫給馬車夫付錢的时候，茜賽拉走到了窗前。她瞧着騎兵团隊走过。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。蒙內走到她的身边，她轉开了身子。

蒙內：你瞧，要是你早通知了我……我一定会到車站去接你的……这没有什么值得哭的！

軍官們的寄宿舍

* 旅館里的一間餐廳。靠近陽台的地方站着一个少女(依弗娜)，她头上戴一頂便帽，手上拿着个衣服包，像是剛从鄉下來的。她也在瞧那一直奏着軍乐走过的騎兵团隊。一个年紀大些的女仆(馬弟尔德)在瞧着她。

馬弟尔德：喂！(依弗娜回轉身来)你对这些騎兵們很感兴趣嗎？

依弗娜：(囁嚅地)是的，馬弟尔德大娘！……

弟馬尔德：唔！那你就朝着窗外去瞧个够吧！可我得劝告你，往后他們上咱們这兒來，你可別尽死瞅着他們。

同上地点。午餐后

* 亞尔芒坐在餐桌旁。年青的女仆依弗娜从他的身后走來。他的目光追隨着她。这已經是餐后了。一片零乱，桌上堆滿了餐巾。一个軍官站起身來。

軍官：晚上見，拉·魏尔納。

亞尔芒：回头見。（另外兩個在房角說話的軍官也走了。只剩下亞尔芒和依弗娜。她在桌旁轉來轉去，收拾着餐巾，眼睛只是朝上望着。亞尔芒把餐巾遞給她，她走向他的身旁，于是又轉到他的身后走过。当她經過时，他攔住了她）小家伙，告訴我，你为什么不瞧我？

依弗娜：这是馬弟尔德大娘告訴我的……

亞尔芒：告訴你別瞧男人嗎？她說得对。（指桌子）你在这兒瞧見的这些先生，他們都是些很和藹可親的人！可是，要是他們中間有誰一下子变得太和藹可親了……那你可不能相信他。你可以來告訴我……你懂了嗎？

依弗娜：（天真地）不懂，先生……

亞尔芒：（耐心地）我來說給你听……比方說，有那么一位先生，当你走过的时候，他这么攔住了你（他模擬着），然后，好玩兒似地，抓住了你的手……那就太过分了。可不能讓他那么放肆……因为，要是他能够抓住你的手，那他就也能抱住你的腰……并且，他还会來吻你！（他在依弗娜身边站了起来；如果他願意的话，他也可以來吻抱她了。这个小家伙是不会抗拒的。但是亞尔芒在这个太容易获得的勝利面前，忽然迟疑起来了）不！不应当……你还有時間……（有点后悔）咱們以后再談吧！

他离开了仍然站在那兒的依弗娜，但中途又停下來，向她微笑。他很可能要再走到她的身边，但这时費力克司跑進來了。

費力克司：喂！老朋友，你沒有去參加紅十字会的晚会嗎？大伙兒都到了。上校夫人在等你呢！

亞尔芒：上校夫人在等我嗎？开步走！（向依弗娜）你瞧，我的小家伙，这就是我們軍人的生活！紀律，义务，牺牲……

他跑开了。

井

州長公署的大廳里

* 在即将举行紅十字会晚会的州長公署的大厅里。亞尔芒在彈着鋼琴。大厅里摆着梯架，台子，裝飾着彩帶。大厅中央，戴萊絲站在鋼琴边上，在亞尔芒的伴奏下唱着歌。一羣坐着和站着的太太們圍繞着他們。有几个女人在做着晚会的一些准备工作。兩個兵士抬着一塊木牌从大厅里經過，牌上寫着：“紅十字会基金大抽獎”。

* 上校夫人在听着歌声。正在縫制一面錦旗的朱丽叶特·杜威歇，不怀好意地歪向上校夫人，向她指了指……

* 眼睛盯住戴萊絲的亞尔芒……

* 戴萊絲随着歌曲中的一个热烈的动作，轉向了亞尔芒……

* 亞尔芒的臉上立刻浮出了無限的柔情，似乎在說：“什么时候你才能又回到我的身边？”

* 戴萊絲对于这分柔情，只是报以冷淡的一瞥。毫無疑

問，她對於中尉的這些手法是太了解了。她繼續唱着，把身子轉開了去。亞爾芒一時感到不知所措，於是也轉移了自己的目標。他把目光轉向了……

* 州長的小姐，漂亮的亞麗色。她正在她母親旁邊，縫制着用小旗連起來的彩帶。亞麗色的目光碰上了……

* 亞爾芒的煩惱的目光。她感到了情緒的攪亂，站立起來，穿過了戴萊絲還在那兒歌唱的大廳。大廳深處出現了茜賽拉·蒙內，後面跟着她的丈夫，手里拿着一些小包。蒙內先生在和大家打着招呼的時候，把手里的那些包包掉在地下了。小包摔下的聲音引起了全場的人和亞爾芒的注意。

* 茜賽拉看見了亞爾芒，馬上把頭轉開了。

* 亞爾芒原來裝作是把這首剛剛唱完迭句的戀歌獻給她的，可結果又落空了。

亞爾芒的房里。晚上

* 費力克司從公用的盥洗間走了出來。他穿了一條便服褲，打了一條領帶。

費力克司：你不起來打扮一下嗎？

* 他走進亞爾芒的房里。亞爾芒正躺在床上讀報。

亞爾芒：不。

費力克司：可是晚飯呢？怎麼，難道你不去嗎？

亞爾芒：算了吧！那兒只有男人！

費力克司：這又不是頭一回。你怎麼啦？

亞爾芒：我發愁，我像是愛上了什麼人。

費力克司：愛上了誰呢？

亞尔芒：这我还不知道！

費力克司：是昨天晚上的事嗎？

亞尔芒：这跟昨晚毫無关系……

他站了起來，走到窗前。

費力克司：（跟隨着他）对面那个小家伙，你有兴趣嗎？

亞尔芒：不，不是这么回事……你知道我要求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像小說里那样一見傾心的、热烈的爱情。我向她说过去，我向她说……

軍官們的寄宿舍。夜里

* 一只酒瓶上披着一條餐巾，戴着一頂紙帽。亞尔芒裝模作樣地对这只酒瓶傾訴着。

亞尔芒：夫人……或者……小姐……您就是我所期待的……

* 桌旁圍坐了十來个青年人。四个穿的制服，其中有亞尔芒。其余穿的便服，其中有費力克司和罗朵夫。亞尔芒站在那只扮成女人模样的酒瓶前面。

亞尔芒：（向酒瓶）唉，您可知道，我等待了多久啊……我爱过嗎？我想我是爱过。但是，我的心还是潔白的！

酒醉飯飽后的大笑。大家慫恿着亞尔芒繼續說下去。

費力克司：（模拟着亞尔芒）我感到孤独，是多么孤独啊！

亞尔芒：我感到孤独，是多么孤独啊！（亞尔芒坐下，做出絕望的样子，裝作滿腔痛苦，繼續向一个假想的女人傾訴着。圍繞他的那些同事們也裝出無限同情的样子）您可知道，每天晚上，在我那冷冷清清的房間里，我独自一个人說些什么嗎？“她不要

我……”（两个女仆进来了。依弗娜在亚尔芒身后走过时，听信了他的倾诉，不禁有所感动，于是停了下来。跟在她后面的馬弟尔德，也同样停下来了）“她永远也不会爱我……我想逃避她，但是我 又回到了她的身边……我想死，但是每天早晨，我又要求多活一天，为的是能再看见她。”

馬弟尔德：（同情地）那个叫您这么痛苦的女人，她是誰呢，亞尔芒先生？

亞尔芒：但是……我还不認識她呢！

除了馬弟尔德以外，所有的人都笑了。

馬弟尔德：别这么的，亞尔芒先生。您拿撒謊鬧着玩，有一天会再也沒人相信您的。

罗朵夫：（模拟着亞尔芒）啊，馬弟尔德，我也感到孤独，是多么孤独啊……

馬弟尔德：啊！您哪，查尔弟耶先生，您这样兒也够瞧的啦！

罗朵夫：你这是說我没有穿制服啦。（站起来）先生們，人家爱的原來不是你們：只是你們的一身衣服！（軍官們的抗議声）要是我穿了你們的衣服，我会比你們大胆得多！

（几个在場的非軍人表示贊同）我要是德·拉·魏尔納中尉的話，你們猜猜，我該怎么來選擇我的情人呀？（他把酒瓶放在壁爐架上）你們瞧……

井

同上地点。時間略迟

* 其余的客人还在唱歌。費力克司已經喝完了酒，站了起來。馬弟尔德把宿舍老板領了進來。歌声停止。